

 DEUTSCHE

德意志文化

(1945~2000年) 下

 KULTUR

[德] 赫尔曼·格拉瑟 ■ 著

1945-2000

周睿睿 ■ 译

Hermann Glaser

译
丛
图

这是一本关于
当代德国的全方位的社会史，
亦是一部关于新的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著作，
它将为你展现
一个更真实的德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G1

144:2

[德] 赫尔曼·格拉瑟 著

周春喜 译

德意志文化

(1945~2000年) 下

DEUTSCHE
KULTUR
1945-2000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 / (德) 格拉瑟 (Glaser, H.) 著；周睿睿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7684-1

I. ①德… II. ①格… ②周… III. ①文化研究-德国 IV. ①G1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318 号

· 莱茵译丛 ·

德意志文化 (1945～2000 年) (全 2 册)

著 者 / [德] 赫尔曼·格拉瑟

译 者 / 周睿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张 骋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28.25 字 数：61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684-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2-6607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全 2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的示威游行，1970年5月

第 12 章

现代化与反抗

西方与东方：新社会与现代性的赤字

389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注意到 1948 ~ 1965 年的经济奇迹背后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同 1960 ~ 1965 年的学潮酝酿期以及随后的学潮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和使日常生活秩序化的工作太平淡无奇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活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他们随后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抗议活动），总以为大多数民众的呼声有太重“黄金时代”的烙印，相对而言，还是自己的个人精神履历更加重要。这些话

语权的拥有者只会鼓吹某些表象——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可为幸福的表象。代表着战后时期的消费、娱乐、住房甚至时尚的意向唤起了与日俱增的怀旧情绪，人们开始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研究兴趣。

在1948年货币改革和1963～1965年奥斯维辛审判之间，西德经历了一次社会与文化的重大变革。这次变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日后的学潮。因为尽管学潮后来被人们翻来覆去地研究，其本身却并未对公众的集体思维模式产生深刻的刺激。

这个变革就是现代化，使城市和农村社会、生活条件、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感都产生了急剧变化的现代化——后来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重建中的现代化”。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社会的精神格局也日益凸显，“有了这些基础，一场显而易见的社会变革在随后的几年就出现了，这是一场充满了活力的深刻变革，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和技术领域。此前的经济技术变革只是它的潜伏期。这不是一次即刻就能看出效果的社会突变，而是潜力酝酿的结果，它撼动了旧有思想的基石”。

早在1982年，汉斯·彼得·施瓦茨就建议，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1950年代的社会变动。他认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崭新而庞大的现代化推土机”就在不断地铲除连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摧毁的前工业时代的残渣余孽。在这种意义上，50年代应该被作为重大的转捩点来重新审视，它把当今作为成熟西欧国家的德国从它的历史中剥离。

1950年代，并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仅仅

是简简单单的新旧社会形式上的转轨。根据政治学家汉斯·迈耶的观点，50年代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终于在反现代性的第三帝国灭亡后，凭借所有代表了“现代”的形式与原则，不容置疑地向世界宣称：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罗塔·伽尔认为，一个看起来那么守旧，对外宣传只是想“保护”和“重建”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竟在统治的最初几年就寄希望于变革与发展，并以此作为新的公共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出发点，这实在值得玩味。在这个背景下，霍斯特·缪勒把它称作“一个激进的崭新开始，带来了拐点”。鲁道夫·莫西则干脆断定，德国在50年代走向了一个新社会。

在1950年代文化生活的表象中，阿克谢·席特找到了新的研究模型。正是这些文化的表象证实了作为一项工程的现代化，与所谓的凄惨的“德国式道路”不同的现代化，是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而这被许许多多的先锋派潮流所推崇的现代化，本身就是由多个不同时代叠加而成的：摩登世界里的不摩登的人们，不摩登世界里的摩登的人们。被马克 391
斯·韦伯称作“西方理性主义的普世化”的东西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保守皮毛下的现代化”已然含有那时德国的保守派对现代性的肯定，他们其实比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进步多了。

19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浪潮根源诸多。下面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威廉时代的进步思想，魏玛共和国时代推崇的“世界大都市”的开放性，甚至后来毁于自身道义的第三帝国的现代性结构。它也包括导致了最终突变，

使“政治文化”和民主化顺理成章的战后德国西方化和美国化进程，以及当时德国的欢欣鼓舞与欣欣向荣。这些都对现代化得以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恐怖的战争和颓丧的战后时代已经过去，一种“美好新世界”的情绪正在蔓延：完整的家庭，舒适的家居，轻松、和谐而多彩的时装设计向人们传达着一种生活在“美丽新世界”的幸福感。可以说，德国人从未对祖国有那时那么大的认同感，从未找到像那时那么强烈的“家乡”的归属感。

“到处都是曲线啦，圆弧啦，羽翼啦。仿佛那段有着绞架和党卫队，喊着‘希特勒万岁’的可恶的历史弯路可以通过甲壳虫、牡蛎和焖腰子得到赦免。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卸下了罪孽的沉重负担。”

而“另外一个德国”，也就是民主德国，则仿若在遥远的异邦。那里的人们远远地注视着这边，钦羡这里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像这样欢欣，却不得不在心理上尽力保持平衡。两个德国时间上的隔阂，在真正的柏林墙建起之前就已存在：西德的人们已经开始奔向“摩登时代”了，东德还在第三帝国时代的废墟里挣扎。“有一次，一个国家机关的秘书对我说‘社会主义是贫穷的’，他在一个为特殊使命而设置的机关里任职。和通过马歇尔计划很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西德不同，东德至今仍然饱受物质匮乏之苦。只要看一眼住宅的厨房和卫浴里可笑的塑料装潢，或者莱比锡街道两侧鸽笼般的住宅楼——就连这样的住宅楼还是给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住的——就会明白这一点。在那些住宅里，

水管接在生锈了的钢管上，然后输送到楼层高处。四家的浴盆里只有一家放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其他三家的都是铁锈色。在新建的高楼里做客时，我走在曲折的楼梯上，楼板是倾斜的，墙面被胡乱刷过，这就是‘起重车逻辑’，大跃进式生产的产物。在这种‘新建筑’里生活的东柏林住客对我说，两个新搬进来的退休同事对这样的居住条件颇有微词，几个月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一怒之下交还了党员证。”

东德现代化“赤字”的严重程度，在民主德国政权垮台后才被曝光，西德以越来越围观者的态度记录着这一切。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也催生了某种程度的怀旧情绪。两个德国的差距使东德人，尤其是那些住在贯穿东西德铁轨旁的东德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过去，不得不用与“美好旧时光”有关的联想来自我欺骗。老一辈的西德人也常常怀念青年时代。有些人声称，在民主德国才能找到一点早已在西德消失殆尽的“德意志身份”。“于是兴起了历史博物馆，它们告诉人们，德国在变成今天这个美国化了的德国之前是什么样子。”

肯尼迪鼓吹的和平战略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内政与外交，使人们觉得推倒柏林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开放柏林墙通行。这是维利·勃兰特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项特别主张，受到艾贡·巴尔的支持。他认为，柏林墙是恐惧和东德专制政府坚持的标志。“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有可能逐渐消除东德政府

的忧虑——尽管这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告诉他们，推倒柏林墙，消除界限可以实现，即使有风险，也是可以共同承担的。”“通过接触来改变”的政策可以被程序化。在这自由的社会风气下，德国总统勃兰特和他的外长瓦尔特·席尔批准通过了一系列与华沙组织国家的协议，如1970年8月12日与苏联签署的《莫斯科协议》，1970年10月7日与波兰签署的《华沙协议》等。当然，这些协议也是在西德人的公民权得到确保的前提下才被签署的。

尽管立场各自不同，1971年9月3日，英美法苏的四方会谈还是成功举行^①，会议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不通过武力改善现有状况”。苏联首次承诺开放东西柏林市民之间的无障碍交往。此后，两德又通过了一系列协议。1971年12月17日条约的签订恢复了联邦德国和西柏林被柏林墙阻隔的通行。四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随后两个德国间的条约于1972年6月3日正式生效。

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承诺，绝不向民主德国强加任何与其意识形态相悖的东西。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世界在其现实的存在下日复一日地遭到腐蚀，重要的只是那些特权阶层，游离于只对平民有效的体制之外。有一些东西，从社会、政治、文化或者经济的角度都不足以使人信服，被柏林

^① 这是冷战开始后，处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双方第一次聚首德国。

墙简简单单地联系了起来。此外，尽管不那么情愿，西方国家还是越来越承认并试着接受两个德国的存在。并且，由于东方政策带来种种好处，与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达成越来越多的妥协——这些妥协也包括将长期提供给日益下滑的“战略经济对话”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反法西斯主义防护墙”的柏林墙使一种政治幻想维持了三十年之久，最终却因作为“下层基础”的社会经济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而一朝覆灭。 394

民主德国与西方世界及其现代化步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民众也就有了一种认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一生注定要在民主德国度过了。所有要求、所有希望——只能当民主德国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之时才能变为现实了。“因此，人们尽管未必是共产党员，却积极使自己适应国内的生活。并不是他们选择了民主德国，他们也认为，国家可以有一种更好的形式，但这就是他们的祖国啊。祖国的成就也就是他们的成就，祖国的成功也会给他们脸上增光。今天我们争论那到底是出于某种国家意识，还是那 1700 万在战后有着同样特殊命运的德国人在同病相怜，都不过是嘴皮子官司。”

“德国被分裂，说到底我们得感谢希特勒和四个强权大国的霸权政治。但是，柏林墙的建造，我们却得归功于自己。它是东西德双方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彼得·本尔德对民主德国的心理蓝图做出这番评估三年之后，柏林墙倒塌了。两德间现代化的赤字差距，人们之前带着认命的态度孤立地忍受过，互相抵偿过，现在从本质上

促成了和平演变，并以一种新的、人们未曾料想到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些差距产生的问题令人震惊，统一也使两德一起面临新的危机：随着西德保有的众所周知的亲英美化，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及其后果也进入了整个德国——至少是在前西德，因为资本主义不计后果的开采与剥削，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效力。

反对肯定性文化

20 世纪 60 年代末爆发于联邦德国的学潮运动急剧而武断地片面否认了 50 年代大行其道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学潮运动本身就以“现代化辩证法的辩证”的姿态出现，目的是不让现代化进程在自我满足中停滞不前。可是，学潮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还得感谢此前社会通过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尽管现代化是其攻击对象）。50 年代的现代性文化和 60 年代末的学潮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股新观念不断涌现的文化思潮都在探索，如何使这个联邦共和国从摆脱“德国式”集权主义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尽管会走一些弯路——而黄金的 50 年代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反叛的学潮一代作为文化革命的使者，在其“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日”里促成了僵化结构的解体——这些变革首先出现在艺术领域、官僚机制、教育界和政治之中。许多变革一直被左翼的旗手高调地宣扬了重要意义，但可惜的是，它们终究只是轻轻挠了一下表皮，直到日后这些左翼旗手本身也在小册子《青年之罪》的修订版中蜕变为中立主义者甚至右倾的新保守主义者。

1985年，柏林自由大学举办了一次名为“左翼知识界在文化革命和文化毁灭中寻求突破”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的）。作为这次座谈会延续的是后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社民学联^①代表会议。在此会议上，奥斯卡·奈格特说，别在社民学联的悲剧上再加演一场复兴的闹剧了。他的发言获得了潮水般的掌声（他也警告大家，不要被机会主义所左右，贬低自己选择的道路）。听众中一位小姐高喊道：“你们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初衷了！”还有人说：“什么都没有了。所说的一定会发生的革命，消失了。”一个慕尼黑来的青年悲哀地说：“你们的书，你们的思想连同你们的脸面一起丢失了。”“我受够了，我也退出好了。”社民学联从前的一个人物如此愤愤然地宣告。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在从前反叛的青年左翼中，只有丽塔·苏斯穆特作为妇女部长保留了下来。

彼得·施耐德在其小说《伦茨》（*Lenz*，该书出版于1973年）中描绘了作为一代人的学潮参与者的精神与社会图景：整整一代人，在自己的国家，这个有着经济奇迹和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竟然倍感陌生。“这一日下午，伦茨在城里的购物街上漫步……他注视着橱窗里的摆设，感到很惊讶，那里居然每个月都会陈列出新的汽车、皮大衣、鞋子、

① 全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大学生联盟”，是德国一个左翼性质的党派，成员以大学生为主。

电视机，晚礼服和西服。永远都有社会名流，三年以来一成不变地从红色的跑车上走下来，永远都有在巴利（Bally）专柜售卖贵得要死的鞋子的女售货员，永远都有关于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永远都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跟进政治新闻那样急不可耐地等着最新款的大众汽车的人们。”

赫伯特·马尔库斯^①替残酷的自利主义起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肯定性文化”。面对被过于物质化的文化理念，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这些声音首先并非以社会批判和社会分析，而是以社会心理的形式出现，见于各种非主流文化以及“选择性文化”。对于各种秘密发展起来的青年文化模式来说，无论其风尚在于艳丽的色彩，还是在于混乱，或在于进攻性，或在于顾影自怜，美国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罗尔夫·迪特·布林克曼和拉尔夫·莱纳·吕古拉将其在三月出版社出版的选集命名为《酸》，可谓此类文化转型的里程碑。他们俩在1969年总结了这些转型的文化是如何作为新文化的使者，在过去的几年中凭借其通感般的爆破力瓦解了联邦德国的“肯定性文化”。

《酸》中的文章以一种扮酷的口吻写成，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经济奇迹时期贪图安逸、装腔作势的小市民气。“哦，黑暗中的笑容，哦，污浊的洞！给爱让出一点位置吧！不过一句操蛋而已。操蛋的手臂，操蛋的嘴，操蛋的屁股。让我舔舔你肚子上的咸水，让我僵硬的阴茎在你的乳房中间摩

① 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s，1898～1979年），他是德美混血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擦，穿过你的腋窝。我要吮吸你的乳头，你的耳朵，舔你的屁股。我要在你的肚子上躺着，做梦。”

节选的文段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那时对社会底层和随后到来的学潮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性解放观念：运用流行文化的表现手法，系统地、有组织地解放肉体，这对于冲破美学意义的形式局限具有标志性。

流行于社会底层的不仅是《酸》的语言，还有关于植物种族的描述。急流勇退吧，做你自己的事吧，任社会发展 397 展吧。那些看样子像是在“局外”的人，实际才是局中人。那些逃离社会以及其中一切的所谓礼仪和谎言的人，才是真正“有范儿”、真正识相的人，因为他知道：在远离压迫的地方有一个嬉皮国，美丽而和平，那是艺术的挪亚方舟，它会在无政府状态的狂喜和蓬勃的烟雾中到达巅峰。裸体，与你交融，这一切都被赋予了向遮遮掩掩的哲学示威的含义，而灌木般犬牙交错的蓬乱发型则仿佛存心激怒精心剪裁、注重效率的“布尔乔亚式分头”一样充满 398 了挑衅意味。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①成了流行文化的盛典。1969年8月中旬，50多万名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人聚集在位于纽约州贝瑟尔小镇附近的奶农马克斯·雅思古尔的240公顷的牧场上，来参加“这个史上最盛大的摇滚音乐节，青年

①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是美国纽约州乡村小镇贝瑟尔在1969年举办的音乐表演活动。贝瑟尔距离阿尔斯特县的伍德斯托克43公里。为期3天的音乐节，共有40万名音乐爱好者涌入贝瑟尔，使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摇滚音乐节之一。



鲁迪·杜契克在1967年的一次游行上用扩音器讲话

文化力量的和平示威”，这次集会持续了3天。

新的美国式叛逆神话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迎合了人们“美国梦”破灭的心路历程。美国曾经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国度，但随着美国的探险之旅的深入，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阴暗面和矛盾性也愈加被曝光。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宣扬的充满火药味的反共产主义，以及1964年美国加入越南战争使情况更加恶化。美国的地下组织发表了很多言论，成为人们反对西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旗